

世界文豪书系

泰戈尔全集

রবীন্দ্র-রচনাবলী

১৯২০

河北教育出版社



Tagore

泰戈尔全集

第二十卷

散文

刘安武 倪培耕 白开元 主编
李南 江锦成 白开元 刘建 董友忱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散 文

目 录

在中国的演讲集	(1)
自 传	(5)
致我的主人	(24)
致学生	(37)
致教师	(47)
告 别	(53)
文明与发展	(61)
娑底也姆 (Satyam, 真理)	(74)
出版者后记	(82)
我的生平	(84)
我的学校	(95)
西行日记	(113)
爪哇通讯	(159)
人的宗教	(241)
第一章 人的宇宙	(247)
第二章 创造精神	(254)
第三章 体现于人的过剩	(269)
第四章 精神融合	(278)



第五章	先 知	(284)
第六章	幻 象	(295)
第七章	我心目中的人	(308)
第八章	音乐制作者	(316)
第九章	艺术家	(322)
第十章	人的天性	(331)
第十一章	会 合	(339)
第十二章	教 师	(344)
第十三章	精神自由	(354)
第十四章	人生的四个时期	(361)
第十五章	结 论	(369)
俄国书简		(371)
俄国书简附录		(461)
一位朝鲜青年的政治观点		(463)
致村民们		(468)
农村服务		(473)
三封信		(481)
大英帝国的恐怖政策		(483)

在中国的演讲集

李南 译



扉页上的汉字是诗人的中国朋友们于1924年5月8日他六十四岁生日时在北京为他取的汉名。他个人的名字罗宾德拉 (Rabindra 或 Ravindra)，汉译意为“震旦” (“旦”意为“日出”，指的是“Ravi”——“太阳”；而“震”则是“雷”，指的是“Indra”——“雷神”)；“竺”一字来自“天竺”，是“印度”一词的汉文古称，这里被采用做他的姓。三个汉字组成的全名为“竺震旦”，译成英语，意思可以是“挟着雷鸣的印度朝阳”。

加尔各答，康沃利斯大街10号
国际大学书店

献 给
我的朋友
徐志摩

在他的帮助下，我将自己介绍给伟大的中国人民。

自 传

一

最近，我在你们的一份报纸上读到一篇评论，内中提到我身为一位哲学家，却在出席一次特殊的会议时迟到了半个小时。我本可以就我的行为做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倘若那抱怨仅仅针对这一偶然的事情。然而我却相信作者是将其视作一个象征——就我而言它象征着某种事实而不是偶发的情况。我猜想使他更为严重关注的是，在他看来，在这一摩登时代，我根本就不合时尚。我理应出生在两千年以前，那时诗人们在月光下痛饮，沉醉于斟得满满的酒杯之中。此外，哲学家们还漠视时空中一切迅疾发展的事物。

这使我感到有些诧异。我确信，当我比现在有更多的闲暇时，这种感觉定会变为一种滑稽感。几乎是从少年时起，我就听惯了自己的同胞们愤怒的抗议声，什么我过于新潮啦，我荒废了过去时代传下的所有重要课业，而只有依靠它，我才有资格入门，了解像印度那样历史悠久的文明啦等等。对于你们的人民来说我是迂腐的，因而也是无用的；而对于我的人民来说，我却是时髦的，因而也是令人讨厌的。我真不知道孰是孰非。

昨天，胡适博士以一位占星家的资格，从一系列数字和司命星



当中，就我对贵国的访问做出预卜。我猜他能够从司命星的古怪星相当中，分辨出我是在何物的佑助下，又是在何种对立因素的影响下出生的。他将会告诉我，为什么这个倒霉的人总是这么不断地被人怀疑成一个走私货——走私到时间的错误的彼岸。不仅他所过熟悉的自己的同胞们这样怀疑他，而且另外一些他几乎还未有机会给予深切关注的人也这样怀疑他。由于这一误解，我的朋友们请我向你们做一番自我介绍，讲述一些个人经历的详情，这样我的思想对你们来说才不至于过于虚幻，也不至于像一个失却了生命的来龙去脉的幽灵那样把你们吓坏。

我生于1861年。这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但是它在我们的孟加拉历史上却属于一个伟大的时代。你们大概还不知道，在那些河流交汇之处有着我们的圣地。这些河流对我们来说实质上是精神生活的象征。当它们汇合时，便象征着诸种精神的汇合，诸种理想的汇合。正是当我出生之时，三大运动的潮流已在我国的生活中汇合了。

其中之一是宗教运动，是由一位心灵极为高尚而又智慧过人的人拉贾·拉姆摩亨·罗易^①所倡导的。这是一场革命运动，因为他力图重新打开一条精神生活的通道。多少年来，这条通道一直被由形式主义与实利主义的信条构成的沙石瓦砾所壅塞，这些信条将其活动范围囿于外物，却缺乏精神的内涵。

他与那些怀疑一切生气勃勃的活跃思想的正统派之间展开了一场大战。死抱着古老的过去不放的人们总是以其收藏物的古旧、以环绕着他的年代久远的城墙的宏伟为荣耀。当某种伟大的

^① 拉贾·拉姆摩亨·罗易(1774~1833)，印度宗教改革家，梵社(Brahma Samaj，为“虔诚崇拜永恒、不可思议和不可改变者，亦即宇宙的创造者和护持者”的一神教教派组织)的创始人。他是偶像崇拜的大敌，主张废除寡妇殉葬(Sati)，努力在他的同胞中传播教育。他于1832年访问了英国和法国，于1833年9月27日在布里斯托尔去世。

精神，某一爱好真理的人冲破了他们所设的樊篱，让思想的阳光和充满生机的气息一并涌入时，他们就变得忐忑不安，怒不可遏。思想导致运动，而一切进步的运动在他们看来都是对其古董仓库安全的威胁。

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出生之时。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的父亲就是那次运动的伟大领导人之一。为了这场运动，他遭到社会的排斥，并勇敢地承受了社会的非礼。我就是出生在这种新理想迭出的氛围之中。与此同时，这些理想又十分古老，比那一时代所引以为荣的一切事物都更为古老。

第二种运动也同样重要。一位伟人，般吉姆·钱德拉·查特吉^①是当时孟加拉所发生的文学革命的第一位先驱者。尽管他比我年长许多，但仍是我的同时代人。他活得很长，使我得以亲见其人。

我们的自我表现不仅要要在精神思想上获得自由，而且还要在文学表现的形式中获得自由。但是我们的文学却已听任其创造性的生命力消失了。它缺乏变化，被呆板得如同一具僵尸般的修辞技巧所桎梏。这位伟人勇于反对正统观念，因为这种观念只相信墓碑的保险，只相信仅能归类于毫无生气的事物的那种“完美”。他将各种冗赘的形式等僵死的重负从我们的语言中去除，用他那神奇的魔杖一点，便将我们的文学从长久的沉睡中唤醒。而她一旦醒来，并充分体现出她的力量和风韵时，便向我们展现出一幅何等美妙的图景啊！

与此同时，在我国还兴起了另一种被称做“民族的”运动。

^① 般吉姆·钱德拉·查特吉（1838~1894），孟加拉语小说家，是在孟加拉第一个获得学士学位的人（1858）。他进入印度的行政部门工作，直至1894年退休。他是19世纪印度最伟大的小说家，他的作品模仿了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他的影响即使在现在也是非常大的。当年聚集在他身边的文学青年当中便有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他是印度国歌《向母亲致敬》（Vande Mataram）的作者。



它并不完全是政治运动，但是它开始表达出我们的人民力图维护自身人格的心声。这是对于我们所不断蒙受的耻辱表示愤慨的心声。而这种耻辱是那些人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他们并不是东方人，但他们却习惯于将人类世界断然区分为好与坏，而判断的标准则完全根据什么是他们的生活所熟悉的，什么是与他们的生活相异的，尤其在当时更是如此。

这种区分所表现出的轻蔑态度一直在伤害着我们，造成了对我们自己的文化界的极大危害。它导致了我国的青年人不相信从他们的过去继承而来的一切作为遗产的事物。我们的学生们模仿着他们欧洲教师的腔调，嘲笑古老的印度绘画以及其他的艺术品。

虽然近来我们的教师本身已经转变了他们的态度，但是他们的弟子对于我们的艺术传统的价值却还没有完全恢复自信心，甚至对于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艺术传统也是如此。他们曾经长期受到鼓励，从而培养出了对于法国绘画的三流复制品，对于俗艳而又拙劣的石印油画，以及对于按照照相术标准制作的毫厘不爽而又缺乏独创性，因而只能称之为产品的绘画的兴趣。而他们却将这些视作优等文化能够倨傲地拒绝东方艺术作品的代表作。

印度的现代青年说什么真正的创造力不在于发现现实中心的本质的节律，而在于进口图片中的丰唇、红颊、裸乳，他们对此点头称是。同样的否定态度，虽出于十足的无知，却也在我们文化的其他领域中受到了精心的培植。这就是那些声粗、臂壮的人在年轻一代的心灵中施行催眠术的后果。

当我出生时，人们的反抗意识刚刚觉醒，而有些人已经力图反潮流而上了。在我自己的家中，在我的兄弟与堂兄弟当中，皆涌现出这一运动的领导者。他们挺身而出，去拯救被人们自身所损害与忽视的人们的心灵。

我们不得不寻求某种普遍的、永恒的基础。我们不得不去发

现那些具有不朽价值的事物。民族运动开始宣告：我们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我们的过去一概否定。这不是一场反动的运动，而是一场革命的运动。因为它以大无畏的气概，宣称要拒绝与反对一切崇洋媚外的骄傲——不能因为仅仅逗来了洋货色，便趾高气扬起来。

当时这三种运动都在进行中，并且都有着我的家人的积极投入。我们被排斥是因为我们对于宗教的见解被视作异端，因此我们就享有贱民的自由。我们不得不用我们自己的思想和精神的活力去建立起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必须将它从基础起建立，因此就必须寻求一个坚实的基础。

我们不能创造基础，但是我们却能建立一个上层建筑。下述两项事业应该同时并举——描绘新的生活，寻求必须是存在于人民自己心中的基础。那些相信生活存在于变化之中，因为变化意味着运动的人应该记住，在变化的背后，肯定有着一条潜隐的统一线，否则由于变化没有意义，就会引起争斗与冲突。这条统一的线一定不是外在的，而是在我们自己的心灵里。

如上所述，我生长于三种运动汇合的氛围之中，这三种运动的性质都是革命的。我出生于一个不得不过着自己的生活的家庭，这使得我自幼就寻求一种指导，一种能够运用我自己内心的判断标准来实现自我表现的指导。这种表现的介体无疑就是我的母语。但是这种属于人民的语言不得不根据作为个体的我所具有的迫切要求来做调整。

没有一个诗人能够从某一货物齐全的大商店中随手拿来现成的介体。他不仅需要有自己的种子，还需备有自己的土壤。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介体——这倒不是因为整个语言是由他自己所造，而是因为他单独使用它，用生活的魔杖一点，就将它转化为他自己所创造的一种特殊的媒介物。

人类的心灵中总是存在着诗意。他们必然要尽可能完美地表



达他们的感情。为此，他们必须有一个介体，一个既能变通又具有适应性，经过一代又一代，总能够鲜活地成为他们自己所拥有的介体。一切伟大的语言都已经经历并仍然经历着各种变革。那些抵制变革精神的语言注定要灭亡，也决不会产生思想和文学的伟大成果。当形式变得一成不变时，精神或是懦弱地接受其禁锢，或是反抗。一切革命都存在于内部抵御外部入侵的战斗之中。

在这个地球的生活史上曾有过伟大的篇章。当人类的某种不可抗拒的内在力量想方设法按计划达到目的时，当它随着一声呐喊“决不会被来自外界的凶残野兽般的庞然大物所压倒”而发出胜利的反叛之声时，这种伟大篇章就出现了。那时它显得多么孤立无援啊，然而它不是已经快要获胜了吗？同样，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当某种势力集结于外部，积极备战，并扬言要为自身的目的而征服我们所具有的内在力量时，革命也就爆发了。

当一个组织不过是一架机器，却又成为一种中心力量，那么它无论是政治的、商业的、教育的还是宗教的，都会阻碍人民的内在生命力的自由奔涌，并且还要抢劫它，剥削它，仅仅为了增强自己的势力。今天，这种势力的集结正在外部急剧增长，而为了使自己从螺丝、螺母的控制下，从不可名状的梦魇中摆脱出来，人类被压迫灵魂奋起抗争的呐喊声正在空中回荡。

革命必将到来，人们必将遭受谩骂与曲解，尤其是来自下述人的谩骂与曲解——那些想要舒适安逸的人，那些盲目信仰实利主义与老一套传统的人，那些确实属于死亡的过去而不是现代的人。这里的过去指的是由肉体的肌肉与身材左右一切而不是由人的头脑支配一切的远古时代。

纯粹的体力优势是机械的，而现代的机器不过是将我们的躯体增大，将我们的四肢延长、增多。现代的儿童喜欢这个代表着无限膨胀的物质力量的庞然大物，他说：“我要那个大玩具，他不哭也不闹。”他没有意识到我们正在回到远古的蛮荒时代，其

时人们醉心于巨人般的魁伟身躯的产生，却未给内在精神的自由发展留下一席之地。

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人类运动都与某种伟大的理想相联系。你们有人说，这种精神方面的学说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做垂死挣扎，现在已是奄奄待毙了。除了外部的力量和物质的基础，我们没有什么可依赖的。但是我却要讲，就我而言，你们的学说早就是陈词滥调了。它在人类生活发展的早期即被破除，那时纯粹的庞然大物已从地球的表面清除，而代之以人——被无遮无掩地带入创造性的思维的人，尽管他的身体孤立无助，但是他的头脑与精神却不屈不挠。

不合时宜地坚持物质性的事物是极其陈腐的，展现人的精神才是真正现代的。我站在后一方面，因为我是现代人。我已经说明了我是怎样出生在一个反叛的家庭，一个有着忠实于内心理想之信念的家庭。假如你们想要否定我，那么悉听尊便。但是作为革命者，我有权将精神的自由旗帜插到你们所崇拜的偶像——物质力量与物质积累的神龛中。

二

即使我们来到他乡异国，我们依然苦苦追寻着自我。而我们只有从出自该国人民的丰富的内心世界的某种东西中才能将其找到，因为它体现了他们心灵的富有，足以奉献给他们的宾客供其享用。那些精神贫乏的人是不会邀请异国人进入他们的心灵和居所的。只有那些富于爱心的人才肯提供庇护所。

在一片土地上世代代生长着数不清的树木，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繁茂蓊郁的古老森林。这片土地因为长年累月的落花落叶而变得深厚、肥沃、丰饶。你们古老的文明就滋养了这片心灵的沃土。它那不断的富于人性的轻触，生气盎然地影响了一切附属



于它的事物。假如这一文明不是特别地富于人性，假如它不是充满了精神的活力，它就不会延续得如此长久。

还有另外一些文明，它们也曾产生过思想的收获，产生过理想和美，但是这些文明却不能持久，只是昙花一现，最终落得一片荒芜。然而你们的文明，由于其深厚的土壤，培育出了伟大的生命之树，它产生殷勤好客的树阴与果实，供远道而来的异邦游子享用。有感于此，我不能不相信你们的文学和你们用以自我表现的其他一切艺术形式都深深浸透着这种兼收并蓄的精神。因为自我表现的最佳和最高形式就是社会本身，我感到我已从它的杯中饮到了甘露，饮到了不死之药，我深深地陶醉了。因此，我们这些来自另一国度的人在这一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土上才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今天下午我在一张报纸上读到，你们被描绘为富于人性的人。我发现对于这一点的证明比比皆是。我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这使我感到你们特别富有人情味。

我一直在阅读你们的一些富于诗意的作品的译文。你们文学中的品位令我着迷。它具有你们自己的特色，在我所知道的所有其他文学中，我从未见过与之相似的文学。

但是，我并不打算在你们这些行家面前谈论你们的文学。

我想给你们讲述的是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学问题。我们也曾被一种刻板的古典形式所支配，被一种没有生动气韵的古典完美所主宰。然而梵文古典作品的影响仅仅限于知识界，它并没有能够真正左右人民自身的文学。我们古代民间文学的一切遗迹都已荡然无存，不过，它在某一时肯定有过其自身的独立存在。在印度的古典文学中，我们发现有不少迹象表明，还有一条与之平行的河流在人民的心中奔流。它肯定是在他们自己的口头语言中找到了表达的方式，而梵语诗人们也常常从这条河流中获得灵感。但是，由于方言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着，却没有以书面的方式记录